

铁凝 著

您的微笑 使我年轻

金犀牛丛书 散文卷



金犀牛丛书
明天出版社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铁 凝 著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明天出版社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的微笑使我年轻 / 铁凝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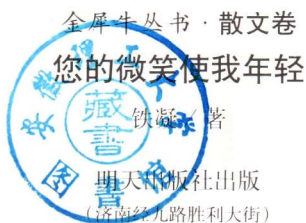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ISBN 7-5332-2994-0

I. 你… II. 铁… III. 儿童文学—散文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25678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98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7-5332-2994-0
I · 711 定价: 11.50 元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

策划者的话

《金犀牛丛书·散文卷》是明天出版社邀请享誉文坛的一批著名女作家专为少年朋友创作的散文系列。它以亲情、友情及爱情为主题展开描述。我们希望少年朋友在领略人世间这些伟大情感的同时，得到散文艺术创造的

滋养。



铁 凝 当代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有《玫瑰门》、《棉花垛》、《哦，香雪》、《铁凝文集》（五卷本）等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电影文学剧本三百余万字。其中，短篇小说多次获全国优秀小说大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获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译成英、德、法、日、俄、西班牙、丹麦、奥地利等国语种出版。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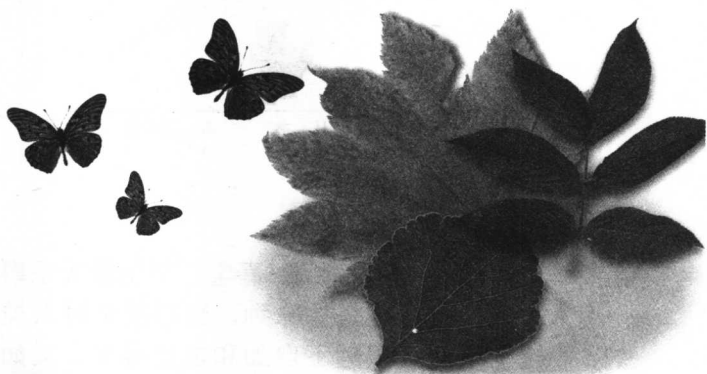
一个人的热闹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擀面杖的故事
我画苹果树
风筝仙女
罗丹之约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想像胡同
可爱的女人
草戒指
惦念
与陌生人交流
面包祭
共享好时光
一件小事
一千张糖纸
那时我在《花山》
告别伊咪



金 犀 牛 丛 书 · 散 文 卷

目 录

套袖
孙犁与纸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冰心姥姥您好
《第四十一》梦
温暖孤独旅程
山不在高
申跃中的故事
李羚带我回家
心灵的黑白故事
市长的事
寻找徐立



一个人的热闹

读新凤霞写的回忆录，时常觉得有趣。比如她写过一把小茶壶，好像说那是跟随她多年的心爱之物，有一天被她不小心给摔了。新凤霞不写她是怎样伤心、怎样恼恨自己，只写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赔我自个儿一把”！后来大约她就上了街，自个儿赔自个儿茶壶去了。

摔了茶壶本是败兴的事，自个儿要赔自个儿茶壶却把这败兴掉转了一个方向：一个人的伤心两个人分担了——新凤霞要赔新凤霞。这么一来，新凤霞就给自个儿创造了一个热爱生活的小热闹。

我觉得，能把一个自己变作两个、三个乃至一百个、一万个自己的人原是最懂孤独之妙的。孤独可能



需要一个人呆着，像葛丽泰·嘉宝，平生最大乐事就是一个人呆着。想必她是体味到，当心灵背对人类的时刻，要比在水银灯照耀下自如和丰富得多。又如海明威讥讽那些乐于成帮搭伙以壮声威的劣质文人，说他们凑在一起时仿佛是狼，个别地抻出来看看不过是狗。海明威的言词固然尖刻，但他的内心确有一种独立面对世界的傲岸气概，令我想到孤独并非人人能有或人人配有的。孤独不仅仅是一个人呆着，孤独还是强者的一种勇气；孤独是热爱生命的一种激情；孤独是灵魂背对着凡俗的诸种诱惑，与上苍、与万物的诚挚交流；孤独是想像力最丰沛的泉眼；而海明威的孤独则能创造震惊世界的热闹。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这里要说的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的一些表现，但我首先须交待一下我母亲的职业。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她）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煞有介事。



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但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伴奏。当她对学生的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母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吗？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连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连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啊！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地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 and 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乘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而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



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好转，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仍会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所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以后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连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可是，对于挤公共汽车的“爱好”，难道真能说是我母亲的禀性吗？

擀面杖的故事

当我成为人们所说的作家之后，虽然写作是我最重要的一部分生活，却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写作之外，我还必须承担我所应承担的一切，像所有普通居家过日子的人一样，采买，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浏览时装，定期交纳水电费煤气费有线电视费以及各种费，关注物价以利于在自由市场和商贩讨价还价……写作之外，也有一些非我必须承担的，可我乐于参与其间。比如以外行的耳朵欣赏音乐；比如看画（好画家的原作和印刷品）；比如看电影——一九九五年在美国期间，因为喜欢汤姆·汉克斯（《阿甘正传》主演），就花几天时间看了他的全部电影。再比如，悉心揣摩我父亲的某些收藏品，有时也同他一道去搜罗它们。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我父亲作为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特别喜爱中国民间的“俗物”。许多年来，他搜集油灯（从汉代直至当今），火镰，织布梭，粗瓷大碗大盘，铁匠打制的各式老笨锁，硬木工匠手下的全套凿、雕工具，农人腰间的鱼形小刀（简称鱼刀），牲口脖子上的木“扣槽”……大到碾盘、饴饴床子，小到石头捣蒜臼和火柴棍儿长短的藏针筒儿，他还搜集擀面杖。他搜集的擀面杖，多半来自乡间农户，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对它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他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他喜欢串门。那时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们通常会大着嗓门邀他进屋。他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起来。遇有喜欢的，或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来以新换旧。如若主人既不要钱又不愿意给他擀面杖，我父亲便死磨活说地动员人家，并许以高出原价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钱。有一次他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在一个村子耽搁了大半天。而他进村的时候，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这样，画速写用去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忍住饥饿忍住焦渴。他的顽强以至于惊动了那村的全体村干部。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总是个稀有的宝贝，便撺掇着主人将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还是村干部从中说和，我父亲以近两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我没有问过父亲这值不值，我知道“喜欢”



这两个字的价值有多高。还有一次，父亲从山里回来，拿出一根两尺来长的黑色擀面杖给我看，说是铁木的，很沉，不信你试试。我握在手中试试，果然。父亲告诉我，这擀面杖的主人是满族，蓝旗吧，祖上是给皇陵看坟的。擀面杖传到他这一代，有一百年了。父亲还说，这户人家实在仁义，见他真喜欢这擀面杖，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是什么好东西哟，喜欢就拿走吧！”父亲并且对我摹仿着他们那绝对不同于当地农民的旗人口音——虽然一百年后的他们，早已是地道的当地农民。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善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初秋，我随父亲去太行山西部写生，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子，在农民的院里屋里，和他们聊过日子的琐事。一些妇女见父亲带着相机，便请求父亲为她们拍照。父亲为她们照相，还答应照片印出后寄给她们。父亲在这方面从不食言，尽管他可能终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有个下午我们走进了一个整洁的小院，我像往常那样先打声招呼：“家里有人吗？”一个利索、和善的中年妇女应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她笑着对我说：“吃桃儿吧。”我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棵桃树下。抬头看看，桃子尚青，小孩拳头大。我说：“谢谢您，我不吃。”妇女向我走来说：“来，吃个，谁让你走到了桃树底下呢。”她伸手摘下几个桃子，放在衣襟上擦净，递给我。我吃着略感生涩的桃子，心想